

一、沙漠之花

賴傳鑑是戰後從「省展」、「臺陽美展」、「全省教員美展」中崛起的重要西畫家，也就是所謂「戰火（二次大戰）下長大的藝術家」。他在1940年代初期赴日，因戰況激烈無法進入美術學校就讀，蹉跎三年後才從日本返回臺灣。自1950年代初期至1970年代晚期，賴傳鑑在公、私場域的大型美術展覽會中獲獎無數。其一生藝術的發展軌跡，正好反映出臺灣戰火中成長一輩西畫家，歷經戰後政治、社會、語言、文化大變革的歷史洗禮後，作品中幽微的意涵極為耐人尋味。此外，從1946至1979年，他的筆耕作品也極為豐碩，字裡行間表達自我對藝術知識汲取的熱忱，以及一肩扛起推廣臺灣美術教育的雄心壯志。

〔下圖〕 1972年，賴傳鑑於中壢白馬莊畫室。

〔右頁圖〕 賴傳鑑 魚（局部） 年代未詳 油彩、三夾板 65.5×53.1cm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



歷經戰火淬鍊的畫家

出生於1910至1930年代的戰中派臺灣畫家，一生經歷皇民化運動、戰時總動員、盟軍砲火襲擊，以及戰後二二八事變、白色恐怖和威權統治下意識形態灌輸等時代的磨練與淬鍊。與賴傳鑑同屬戰後崛起的畫家何肇衢（1931-），曾感嘆地說：「我和賴傳鑑的童年都屬於看著炸彈丟下來長大的一輩。戰後封鎖的年代，臺灣進入戒嚴，我們這一輩走不出去。因而我們是屬於在破壞中建設的年代，所以都比較具有百折不撓的克難精神。」對於身為被時代所困的戰中派畫家，他們甚至比戰前派前

1970年賴傳鑑攝於畫室鳥籠旁。



[左圖]
《藝術家》雜誌於1975年6月出版創刊號的封面。

[右圖]
《藝術家》創刊號「藝壇交友錄」專欄，登載賴傳鑑所寫〈放浪的詩魂／鄭世璠〉序言「沙漠之花」一詩。

輩畫家面臨更惡劣險峻的創作環境，賴傳鑑對此深有所感。他在1975年6月《藝術家》創刊號「藝壇交友錄」專欄中，開始以筆名「雷田」發表文章介紹臺灣畫壇中與他密切交往的前輩與摯友。在第一篇文章〈放浪的詩魂——鄭世璠〉序言中，他以〈沙漠之花〉一詩作為開場白。詩曰：「誰說沙漠沒有花？／他們即是開在沙漠裡的花／他們堅強／是因為不生長在肥沃的地上／他們驕傲／是因為不在溫室要人培養／多少日子……／他們驕傲地在狂風沙中開花／陪伴的是炎熱的陽光／寂寥的月光／勿道他們性情孤僻／既然干受孤獨，又何必企望／駱駝商隊來欣賞他的芬芳？／希望被移植在溫床？／盼望的只是那陣陣夜風／含著綠洲的濕潤／輕輕溫存他的心靈！」此詩可謂道盡賴傳鑑自己與臺灣戰中派畫家一生命運多舛，但仍堅強卓絕地執意要在炎熱、寂寥的沙漠中綻放芬芳的花朵。

「藝壇交友錄」專欄所介紹的藝術家，包括戰前派的第一代、第二代，以及戰中派和戰後派，前後總計為三十位臺灣本土藝術家寫評傳。專欄初闢時，賴傳鑑原本只規劃撰寫二戰前後崛起（包括戰前第二



【上圖】
賴傳鑑（左）與鄭世璠合影於畫展會場。

【下圖】
鄭世璠 漢江晨景 1981 油彩畫布 89.5×115cm



代及戰中派），和他比較熟識的本土籍中壯輩藝術家。因此「沙漠之花」一詞，實際上是戰前第二代及戰中派煎熬困頓生涯的象徵符號。詩中他以「堅強」、「驕傲」、「甘受孤獨」的「沙漠之花」，譬喻存活於1970年代、歷經戰火洗禮的臺灣中壯輩藝術家。至於「沙漠之花」與戰前第一代及戰後派的差異性，他在「藝壇交友錄之五」〈林顯模的美女〉一文中，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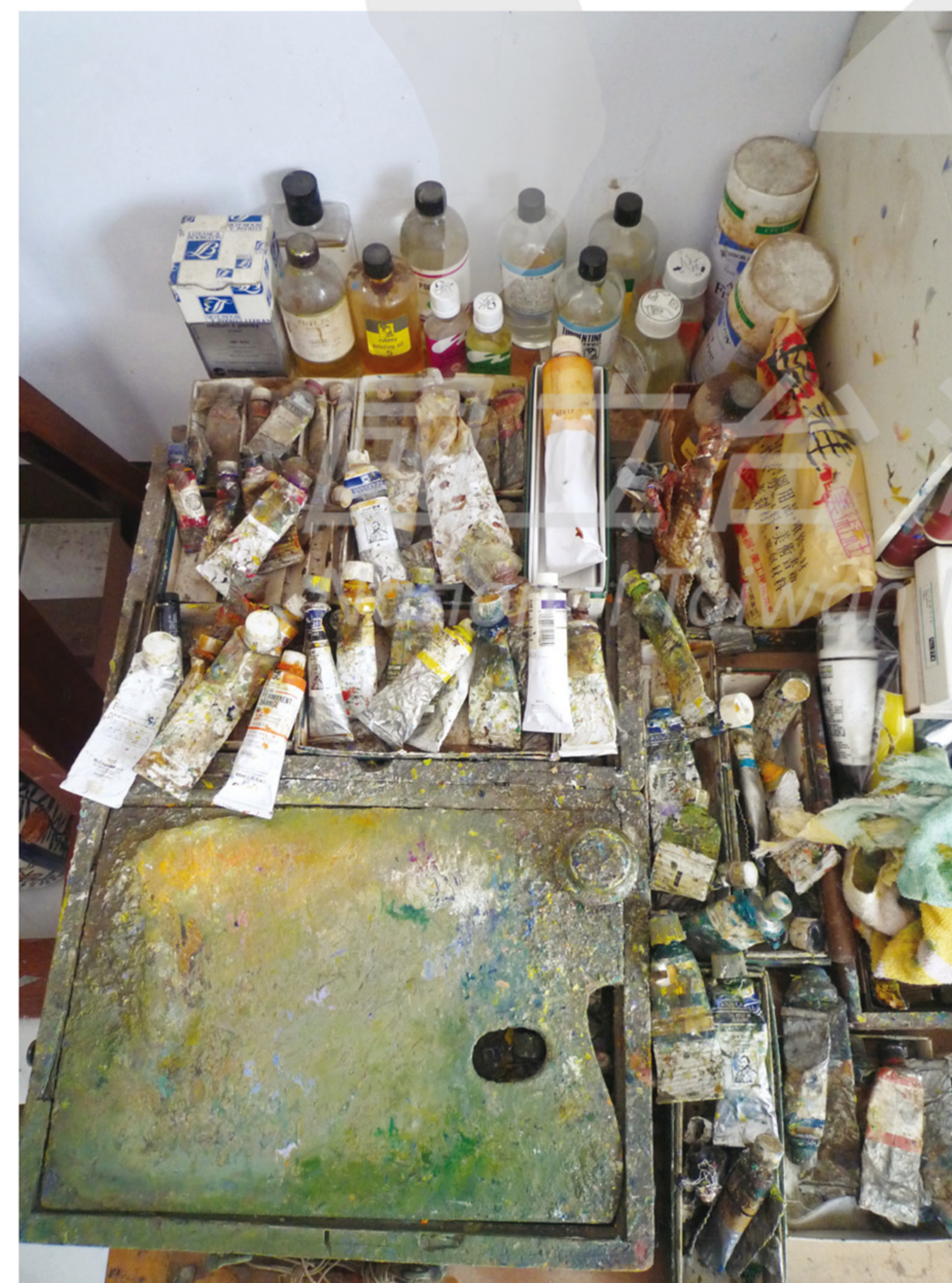
作了闡述。他說：「戰中派在苦難的時代裡度過青春時期，……在飢餓線上，在防空洞裡的青春，那會有像戰前派、戰後派有值得驕傲的美麗回憶呢？」。文章中賴傳鑑多少透露出，他親身所體驗到，從戰亂、貧困歲月中掙扎過來的戰前第二代及戰中派。他們既缺乏第一代所曾經擁有的掌聲與光環，也欠缺戰後派平和安穩的成長環境。雖然如此，賴傳鑑還是樂觀地面對，並期許所有「沙漠之花」，能在炫耀的陽光，狂風捲沙的土壤中，活得堅強、活得愉快，並舒暢地開花。

在狂風捲沙中勤練文筆

賴傳鑑是臺灣美術史中少數畫筆與文筆兼善的藝術家，其文學素養

【左、右圖】

賴傳鑑創作使用的顏料
與工具（李鳳鳴攝）





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刊登《早稻田大學講義錄》的販售新聞。王詩琅在〈我的苦讀〉一文，談到其早年的自修經驗，曾訂購《中學講義錄》、《早稻田大學文學講義錄》、《世界文學全集》及《世界大思想全集》等文藝類、思想類書籍。賴傳鑑與他都有共同的閱讀和學習經驗，以彌補學歷上的不足，並吸收現代文化知識。

【左下圖】

1973年，賴傳鑑的老師澀山春樹寄來信函中所附上的照片。



從就讀公學校五、六年級開始到中學，以及滯日期間（1943-1946），都是透過函購的「講義錄」，研習如何寫小說、編劇本及作詩。公學校高等科兩年期間，則在日本老師澀山春樹的指導下學習日本俳句。開南商業學校畢業後，渡日蹉跎了三年，1946年返臺任職於臺灣長官公署祕書處之後，才陸續在雜誌上發表散論、詩作和小說。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，國家暴力、荒謬追殺的事件層出不窮，臺灣知識分子動輒得咎，賴傳鑑在風聲鶴唳的局勢中不得不停筆，以免惹禍上身。1960年代中期，



因機緣又開始重執文筆，相繼投稿至東京《今日之中國》雜誌，並在吳濁流創刊的《臺灣文藝》發表新詩。1968至1970年，則替臺視、中視寫過幾部膾炙人口的連續劇劇本。

1972年開始，賴傳鑑應雜誌社主編、發行人何政廣（1939-）之邀，先後在《雄獅美術》、《藝術家》雜誌，發表藝術散論及評介文章。之後陸續結集成《天才之悲劇》（1974）、《油畫術語與技法》（1975）、《巨匠之足跡》（1976）、《透視圖法》（1978）、《油畫技法研究》（1978）、《佛像藝術》（1979）及《埋在沙漠裡的青春》（2002）等著作。賴傳鑑曾引用朋友之語，嘲笑自己是「宮本武藏，使用雙刀」。他除了繪畫之外，還勤奮地寫了許多專欄散論、劇本、詩及小說，堪稱是一位全方位的多產作家。1970年代他在美術理論、西洋藝術史及油畫技法領域的翻譯、編撰成就，對當時「缺乏美術圖書」，宛如「沙漠」的臺灣藝壇，不但啟發、滋潤了無數年輕一輩藝術愛好者的心靈，同時對戰後處於狂風捲沙中的臺灣藝術圈，亦功不可沒。



1963年時的賴傳鑑。

【上圖】

賴傳鑑撰著的《埋在沙漠裡的青春》封面與內頁書影。1975年6月至1977年10月，賴傳鑑於《藝術家》「藝壇交友錄」專欄，發表二十五篇臺灣藝術家的評傳文章。2002年編修後出版成《埋在沙漠裡的青春》。

【左頁右下圖】

賴傳鑑家中書櫃裡排列著他寫過的書。（李鳳鳴攝）